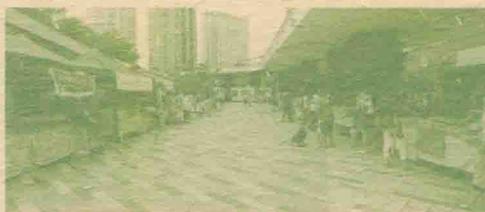


食品短链

时尚还是方向？

杜志雄——主 编

檀学文——执行主编



SHORT FOOD SUPPLY CHAIN:
FASHION OR DIRECTION?

SHORT FOOD SUPPLY CHAIN:
FASHION OR DIRECTION?

食品短链

时尚还是方向？

杜志雄——主 编

檀学文——执行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食品短链:时尚还是方向? / 杜志雄主编;檀学文执行主编.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10
ISBN 978-7-5699-0574-8

I. ①食… II. ①杜… ②檀… III. ①生态农业—中国—文集 IV. ① F3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1213 号

食品短链：时尚还是方向？

主 编 | 杜志雄

执行主编 | 檀学文

出版人 | 杨红卫

责任编辑 | 陈丽杰 李 争

装帧设计 | 程 慧 段文辉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70mm 1/16

印 张 | 15.5

字 数 | 28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574-8

定 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014年9月1-2日，“食品短链与地方性可持续食品体系国际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十余位代表相继发表报告，对多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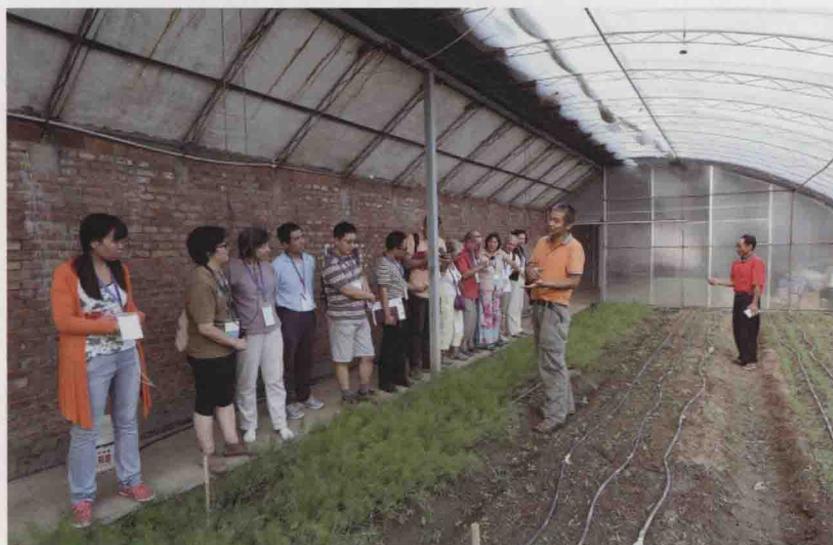
2014年8月29日，参加研讨会的中外代表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美田阳光农场开始为期一天的“学习之旅”，为参加研讨会做准备。



美田阳光农场一筐刚刚采收的新鲜蔬菜以及采摘使用的传统工具，吸引了众多相机的镜头。



2014年8月29日，参会代表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分享收获CSA农场与负责人进行现场交流，讨论农场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



2014年8月29日，天润丰农场负责人向代表们介绍其基于日本自然有机农法的施肥和土壤整治技术及其效果。在此之前，代表们刚刚参观了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甚至不杀虫的德润屋农场。



2014年8月29日，在天润丰农场，大家受邀品尝地里的西红柿，赞不绝口，欢喜之情溢于言表。



2014年8月29日，为期一天的考察后，参会代表在夕阳下分成两组，遵循参与式方法，分享全天的参观感受。他们在中午已经进行了一次类似的分享。



2014年8月31日，参会代表到位于北京市东北三环凤凰商街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考察，与市集负责人进行了现场交流。同一天，代表们还考察了舌尖上的市集。

摄影：张斌

新农人与中国生态农业生产方式创新

(代 序)

发展生态农业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实践，其目标是应对常规现代农业带来的各种问题，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发展主体多样，形式多样，推动因素也各不相同。以中国的实践而言，各级政府一直是主要的推动力，多数生态农业发展项目都有政府身影，这与其他多数国家和地区形成鲜明对比。最新的例证便是《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的出台。该规划首次在国家层面确立农业发展可持续性与农业产业发展的同等地位，换言之，这个规划标志着中国农业发展目标正式由传统的双重目标（保障粮食等农产品稳定供给+农业生产者收入提高）向三重目标（保障粮食等农产品稳定供给+提高农业生产者收入+保持农业可持续性）的转变，也使得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成为时下亟需关注的热点问题。

实际上，近年以来，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推动力已经有所变化。受世界范围内社会运动潮流、网络技术应用的影响，受市场驱动的新型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开始出现，如食品短链、“新农人”农业、社区支持

农业、“互联网+”农业等。这可以从文集中描述的国外及国内的实践中鲜明地体现出来。这些新型的现代农业模式内涵不同，但是边界多有重叠。食品短链意味着缩短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时间、空间距离以及减少加工、营销环节，以此增强食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新农人”一般泛指那些在农业全产业链上从事生态农业生产、产品营销或为生态农业生产与营销提供支持和服务的自然人和企业；社区支持农业要求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公平互信的关系，具有健康、安全、环保、本地化等特点；“互联网+”农业则泛指在农业生产经营环节较多地采用互联网技术的经营模式，如智能农业、电商营销等。其中，食品短链的内核是“短链+可持续性”，“新农人”农业的内核是“新农人+生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的内核是“社区互助+生态农业”，“互联网+”农业的内核是互联网应用。可见，生态农业或多或少都是这些新型农业模式的共同特征。

这本文集收集的8篇论文或报告，基本上都是以新型的而非传统的生态农业发展为研究对象，涵盖了食品短链、“新农人”、社区支持农业等范畴，只是对当前发展较为迅猛的“互联网+”农业没有涉及。作为引言，下面侧重于从与“互联网+”农业比较的角度，阐述我对“新农人”农业的思考。对于任意一种新型农业模式，我们所关心的无非两个关键词：形势、趋势，前者表示当前的发展状况，后者表示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农人”新在生态生产方式

“新农人”这个概念大致在2013年开始出现，同时普遍被接受，但是还缺乏科学、权威的界定。2014年初依据自己对“新农人”现象的

理解我做过一个跟大家不太一样的界定。我认为这个概念的核心词是农人，他们首先是指直接从事农业的生产者，其次也包括为农业生产提供支持的农业相关从业人员。“新农人”区别于一般农民的本质特征在于：他们是基于生态自觉基础上的、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生态生产方式”的运用和创新。我这里用的是“运用”和“创新”，那是因为在实践中可以发现一些“新农人”不仅运用现有生态农业生产技术，同时也非常重视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创新和发展新的生态农业技术，这一点犹其可贵。

和传统的农业从业者相比，“新农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按照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由于传统的石油农业生产方式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一方面容易导致农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致使其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它还使得农业生产环境，比如土壤、水源水质、生物多样性等持续恶化，严重破坏农业可持续性。“新农人”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出现的。所以我始终强调生态生产方式是“新农人”的基因和灵魂。

“新农人”的价值在于通过自主选择实现社会价值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新农人”是具有“生态自觉”的一拨人。他们的行为起源并不是谁动员的，而是一种发乎于心的主动认知。并且，开始时很多“新农人”从事农业生产并非完全从盈利角度去考虑。这些特点在本书中几个典型案例主人公的实践动机里均有体现。“新农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的行动与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追求一致，他们倡导农业生态生产方式、追求产品质量高标准，与国家提出的转换农业发展方式、追求农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均衡发展相一致。应该说，最近一

两年来，随着社会生态意识、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的普遍提高，在农业中运用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技术的农业生产者越来越多，他们大大壮大了“新农人”队伍。

“互联网+”有助于新农人拓展其“社会价值”

目前社会上对“新农人”的概念理解有泛化和实用化的倾向。比如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农人研究报告（2014）》中把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称为“新农人”，等等。实践中，的确有很多新农人运用“互联网+”营销其产品，“互联网+”其实是新农人“社会价值+”。但我认为，界定新农人一定不能脱离其本质特征，也就是在农业生产中运用和创新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有利于促进中国农业转换发展方式。不强调这一点，新农人、旧农人没有什么差别！同时，新农人应与时俱进，充分运用“互联网+”的新型农业模式。已经在运用“互联网+”的新农人的实践表明，如果说生态生产方式是“新农人”的基因和灵魂，“互联网+”则更能帮助他们插上行稳致远的翅膀。

“新农人”面临的生存困境不容忽视

整体把握“新农人”的发展情况并不容易。但从我们“新农人观察小组”在2013—14年对北京郊区的小型生态农场进行过的有限调查中能管中窥豹。该调查的主要结果已经写入文集集中的第一篇报告。根据该调查，“新农人”群体总体年轻且学历高，主要从事鲜活农产品生产，以宅配、市集销售等直接销售和短链经营为主，土地和资金规模各异，但是总体上的经营成本偏高。从我们的有限调查看，“新农人”发展面临的困难大致有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是农业用工的问题，雇工少且年龄偏大。调查表明，大部分农场的职工人数在10人以下，同时常年工人和临时工人的平均年龄都以40~60岁为主，其中不少农民甚至在60岁以上。与此对应的是，农场职工的待遇也不是很好。

第二是销售与盈利总体上不容乐观。由于资金投入比较大和土地的稳定性问题等等，样本农场的经营成本较高，盈利情况总体上不容乐观。生态农业的生产方式产量不是很高，在市场上很难卖出好价钱，高品质的农产品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相应的价值也是一个问题。目前较多的农场基本收支平衡，盈利和亏损的农场均存在，但是亏损的农场要多于盈利的农场。今后如何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个大问题。

第三是尚未解决品质保证和信任问题。“新农人”的农场主要都采用了生态型农业生产技术，但产品质量认证比例较低，大部分都使用自己研制的生态农药和生物农药，对有机种子和常规种子的区分不是很严格。值得注意的是，样本农场产品质量认证比例非常低。只有5家农场获得国家有机食品认证，其中34家农场没有任何认证，占据了82.9%。受访者普遍反映，由于认证成本较高，农场的经营主要建立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这种通过直销建立的信任只有可能在小范围内成立，一旦消费者群体扩大，难免产生信息不对称和信任危机。

第四是尚未得到足够的政府扶持。一方面，政府对生态农场的政策扶持总体偏少；另一方面，生态农场获得的政策扶持的分布高度不均，少数农场享用了多数政府资源，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政府扶持项目中较多的是农资补贴和农机具补贴，其他补贴都比较少。

我们调查的时间是去年4—5月份之前，现在情况可能有很大的变

化。最近我们观察到，很多地方政府对“新农人”的努力越来越重视，给予的支持力度也在加大。

“新农人”困境一定程度上也就是中国生态农业的困境。这个调查只是局部的，但从一个侧面昭示着中国生态农业发展、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型之路并不平坦！

“新农人”前景应该看重“新农人”事业前景

曾有记者朋友问过我“关于新农人的发展前景”的问题。我认为更应看重的是“新农人”承载的事业前景。由“新农人”的本质特征所决定，他们对于促进中国农业转型的作用是不可估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长远看，“新农人”的发展前景是看好的。在未来，“新农人”所面临的困难会随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优化得到改善。

不过，中国在促进农业转型、推行生态农业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农民的利益问题，推行困难还是因为转型后实现的价值没有被足够的评估。农业是一种良心产业，既要通过价值规律引导，也要让从事农业的人建构良心意识，自发地去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只利用价值规律去调控是无法实现食品安全的。

Urgenci秘书长Jocelyn Parot在《AMAP，法国CSA模式》中提出：法国的CSA不再只是时尚，而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这就涉及到新型农业模式的未来趋势和地位的判断。客观地讲，就大宗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来说，中国“新农人”的作用不可能太大。他们最大的价值在于他们把自己的认知运用到实践中，起到了一个示范和带动作用，启发更多人走向农业转型的道路。他们不会成为主流，但是属于他们本质特征的东西，也就是生态农业，一定会成为中国农业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

一方面可以基本同意上述引用的观点，说“基本”是因为新型农业模式能否成为社会转型的推动力还有待于时间考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简要地说明一下这本文集的标题：食品短链既是一种时尚，也预示着生态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从21世纪初开始，我们即和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及相关专家合作。也正因此，我和本书执行主编檀学文先生较早向国内介绍引进了相关知识和概念，并发表了涉及短链食品、可持续农业、CSA农业、可持续食品供应链、低碳食品体系等的系列文章。本书是我们在这个领域持续探索的一个最新成果，也是国内外同仁通力合作的结晶。吴翰（法国）、金丝燕（法国）、李素茹等都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贡献，贾文瑾承担了两篇英文稿的翻译工作。与此同时，本书也是由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策划的“国外农经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希望它的出版能够对促进中国农业的转型和发展有所助益，也能成为该出版系列的一个良好开端！

杜志雄

2015年7月

作者名录

毕慧芳 Huifang Bi	新农人联合会 New Farmers Association	创始人 Founder
程存旺 Cunwang Cheng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 究院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博士研究生 Ph.D. candidate
杜志雄 Zhixiong Du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研究员, 副所长 Research fellow, Vice director
贺聪志 Congzhi He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AU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李素茹 Suru Li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CSFAE	副秘书长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刘跃明 Yueming Liu	美田阳光农场 Mayland CSA Farm	农场主 Farmer
石嫣 Yan Shi	分享收获CSA/国际社区支持农业 联盟 Shared Harvest CSA; Urgenci International Network	创始人, 董事长/副主席 Founder, Director/Vice president
檀学文 Xuewen Tan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副研究员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叶敬忠 Jingzhong Ye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AU	教授, 院长 Professor, Dean
周海燕 Haiyan Zhou	参与式保障体系研究会 PGS Association	秘书长 Secretary general
Jocelyn Parot 姚斯林[法国]	Urgenci International Network 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	Secretary general 秘书长
Judith Hitchman 朱迪斯[爱尔兰]	Urgenci International Network 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	Council member 理事, 倡导部负责人

目 录

- 食品短链、生态农场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 001
- 新农人的生态农业实践 / 025
- 发展生态农业实践与思考 / 049
- 建构巢状市场：理论、实践与思考 / 062
- 中国参与式保障体系（PGS）进展 / 080
- 世界范围内的社区支持农业 / 100
- 社区支持农业国际网络（Urgenci）
- 倡导、社会运动、食品短链和政策 / 125
- AMAP，法国CSA模式
- 常规商业还是社会运动？ / 141
- Urgenci International Network
- Advocacy, social movements, short distribution chains and policy / 157
- AMAP, the French CSA Model: Business as usual or Social Movement? / 179
- Short Food Supply Chain, Eco-farm,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 207

食品短链、生态农场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檀学文 杜志雄 李素茹

一、可持续食品体系

在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都被认为高度发达的21世纪，人类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在贫困、饥荒、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之外，食品体系存在的大问题也正在被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据称，德国每年年初都要举行一次可持续农业大游行，其核心口号是“我们受够了（Wirhabenessatt!）”，规模仅次于反战游行，而德国的有机农业和食品安全在世界上都是知名的。长期以来，食品部门致力于解决过去几十年内快速增长的世界人口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除了欧美等粮食过剩国外之外，大部分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支持政策都是以提高产量为核心。但是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食品体系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除了丰收没能解决饥荒问题之外，农业食品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食品安全问题、营养不均衡导致的健康问题、土壤和水体等污染导致的未来农业生产可持续性问題、经济利益的均衡分配问题、气候变化和生态安全问题等。

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密不可分，从而是系统性的。我